

一位非體保生挑戰SBL的自我敘說

我的籃球夢

蔡宗儒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體育教師

國小：好玩的籃球

父親是一位籃球熱愛者，在我很小的時候便在院子裡釘了一個籃球框。每天的生活就是跟著父親學打籃球，三年級開始以一對一的方式挑戰他，或是跟住附近的大哥哥們打三對三球賽。我的籃球基礎正是在這種追求挑戰與享受超越的情況下奠定的。

四年級的時候學校新來一位體育老師，他創立籃球社團教大家打籃球。因為學校人數少，所有愛運動的人都被挑選為隊員，從小跟著父親打球的我也不例外，五年級就被挑選為正式隊

員，並且拿下了當年彰化縣的冠軍，六年級更接任隊長，連續兩年幫助母校稱霸彰化。

對當時的我來說，籃球非常的簡單，打籃球只是因為單純的快樂，不會有太多複雜的想法，矮小的我被老師形容為「籃球癩」，每天都跟籃球泡在一起，甚至抱著籃球睡覺。

國中：學業與籃球的衝突

升上國中後，打籃球開始變得困難。我原本想要就讀縣內一所有甲組籃球隊的國中，想要成為體育班的學生，專心往籃球

發展。但家人說我太矮了，不適合走籃球路；加上進入體育班後必須離家集中住校，他們也不放心這一點。因此即使我不斷請求，最後家人還是阻止了我。這是第一次與甲組籃球擦身而過。

就讀了學區的國中後，我被編排到當時所謂的「升學班」，學業與籃球的問題開始困擾著我。學校沒有籃球隊，升學班的學生也被禁止參加任何社團，很多跟我一樣有運動天分的同學就被埋沒在過去這種錯誤體制內。但因為對籃球的熱愛，我告訴自己不能被埋沒在體制裡面，必須要多做一些努力突破這個體制，因此花了很多的心力在籃球以外的事情上面。老師不准我打球，我花時間與老師溝通，說明自己對未來的想法；學校沒

有籃球隊，我自己招募同學組隊利用課餘時間練習，甚至拜託當地一些社會人士教我們打球；同時我不厭其煩地去拜託體育組長、校長，希望他們看到我們的努力，讓我們能夠報名參加籃球比賽。

當然理想跟現實總是有段距離，第一次參賽就被慘電三十幾分，學校開始覺得沒必要報名出去輸得這麼難看；另外有些隊員因為沒有教練約束開始不認真練習，甚至不斷地質問我：「為什麼不開心打籃球就好？要讓籃球變得這麼辛苦？」籃球隊的存在開始搖搖欲墜；再加上我的導師擔心我因為籃球使課業一落千丈，開出了「考上全校前十名才能給我打球」的條件。在這些「內憂」與「外患」的夾擊之

下，只有十三、四歲的我第一次體驗到夢想的複雜。

很幸運地我沒有放棄，為了說服老師，忍著一個月不打球專心讀書，最後竟然考了全校第一名，老師不再有任何理由阻止我打球。球隊方面，我以更多的努力影響隊友，每天早上六點到球場報到，放學待到天黑才參加晚自習。不少隊友被我的努力感染，紛紛回來一起練球。另外這段期間我開始去研究怎麼教球，看了很多的訓練書、請教了很多人，沒有教練就只能靠自己摸索。這段經歷意外影響了我日後走上教練之路。

國三那年，我們拿下了縣內的亞軍，算是留下不錯的成績；而我也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回顧我的國中三年，大概

可以用一句話總結：如果你真的熱愛一件事情，你甚至會願意為了它做一些你不喜歡的事情。

高中：最純粹的學生籃球

升高中那年，我再度與甲組的籃球擦身而過。因為家人的反對，我沒有前往幾所邀請我的HBL名校，而選擇留在縣內的彰化高中就讀。這對當時的我打擊很大，因為國中時就想過再也不要「想練球卻沒球練的生活」。因此當確定只能念彰化高中這所升學學校時，我一度對籃球夢感到絕望。

然而我的幸運遠多過於想像，我從未預料到高中三年會是我籃球的歲月裡最快樂的日子。彰化高中雖然是升學學校，但卻有籃球隊，並且是一支有教練、

有規律時間練球、有專用室內球場的籃球隊；雖然只是乙組的球隊，但是已足夠讓熱愛籃球的我們有個舞臺追逐夢想。

在高中的三年裡，課業與籃球的衝突與國中是一樣的，不同的是衝突不只在我個人，也在其他所有隊友身上。彰化高中籃球隊的所有球員都是一般生，有些人每天練完球要熬夜唸書、要跟父母或老師談條件才能加入球隊、甚至是偷偷的練球，偶爾還會發生家長到球場抓人的情況。雖然大家各有難題，但唯一相同的是所有人都因為喜歡籃球而自願進來球隊接受辛苦的訓練。不像體保生或體育班學生，我們必須以學生的身分打籃球，我們要過所有學生過的生活，然後在穿著制服唸書之餘想著那如夢似幻

的全國比賽。這是臺灣的乙組籃球，也是最純粹的學生籃球，它是所有學子青春歲月裡充斥著學生籃球職業化、與成績主義取向的大環境中最後一塊淨土。

高三那年，我們代表彰化高中晉級全國八強，成為當年八強唯一沒有體育班、體保生的球隊。這是我第一次踏上全國的舞臺，最後我們順利過關斬將，拿下了當年的全國冠軍。

大學：天堂跌落谷底

十八歲那年，我同時考上了成大建築系與師大體育系。一心想打甲組籃球和當體育老師的我，在家人與老師們的反對下，毅然決然的捨成大念師大。這個抉擇是我第一次遵照自己的聲音投向籃球之路，當然它也就伴隨

著對自己更大的責任。

身為體育系一般生的我，一開始根本沒有管道加入以競技系體保生為主的籃球隊練習。在某次機緣下，我有機會跟校隊教練打一場三對三鬥牛，那次鬥牛結束，教練知道我有挑戰籃球隊的意願，問我想不想到球隊試，我當然毫不考慮就答應了。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當時雀躍的心情。

然而接近夢想的愉悅只是短暫的，加入球隊後我才驚覺一般生與體保生的差距。在師大，每一位選手都是當年高中甲組球隊的首選，僅僅只是乙組選手的我完全無從比較。我不只沒有上場機會，甚至連練習時也跟不上大家，簡單的跑位或戰術對我來說都變得相當困難。整個大一與

大二我就在板凳區上度過，這是高中之前的我不曾經歷過的。

除了實力的打擊之外，另一個是價值觀的衝突。我不是體保生，並沒有「義務」要為學校打球，也沒有「必要」每天跟著強度令人無法承受的練習，更沒有「理由」犧牲一般大學生玩樂的時間去坐冷板凳。大學的四年裡，不斷的有人問我：「你到底在堅持什麼？」、「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去坐板凳？」、「怎麼不好好努力當老師就好？」很多時候，我無法回答他們的問題，甚至，也開始對自己產生疑惑。在價值觀的衝突底下，原本快樂的夢想，最後反而成為了令人不快樂的牢籠。

大學的四年裡，因為籃球我經歷了很多轉變。怕聽到同學

們好意但卻傷人的關心，有一陣子躲在房間裡不去上課；也萌生過轉學打球的念頭；更常抱著憤世嫉俗的想法，抱怨過去、抱怨大環境、抱怨命運。但就跟所有跌落谷底的人一樣，要走出低潮，最終還是必須先接受自己不如人的事實，才能低下頭紮實走好每一步。某天練球前我告訴自己：「與其過度期待然後怨天尤人，不如拋下無謂的自尊好好享受每次練習。」那一刻開始，我不再被自我設限困擾，夢想從一種負面能量再度轉變回正向的動力，我又重新學會了享受籃球。

大學時期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喜歡很簡單，因為快樂而打球就是喜歡；但是愛不一樣，愛籃球會讓人甘願犧牲某些快樂的事情。

SBL：圓夢時刻

說來奇妙，一旦你改變了看待世界的方式，世界也會因此為你改變。在大學畢業前三個月的某場關鍵球賽，因為隊上的先發控球受傷、替補控球犯滿、第三替補狀況不好，我意外地在最後一分鐘獲得上場機會。經歷風雨的我心情格外平靜，我以最後一場球賽的心情享受當下。神奇的事情就發生在這寧靜的時刻，名不見經傳的我上場後連續投進兩個三分球，加上罰球，一分鐘內個人獨得9分，差一點幫助球隊上演大逆轉。球賽結束，第一次有記者採訪我、有球迷找我簽名拍照，有那麼一刻我分不清楚眼角的是汗水還是淚水，我感覺到小時候幻想的事情要一一成真。隔幾天的球賽教練指派我為

先發球員，身披燙印自己名字的球衣出現在全國直播的球場上，最後我們奪得當年的全國冠軍。

因為那場神奇的球賽，我意外成了隊上的先發球員，也在畢業後參加選秀，踏入了從小夢想的SBL舞臺，並且在兩年後成為體育老師。雖然在SBL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回顧那段逐夢的日子，夢想賦予我生命的意義實在不是用金錢或未來出路可以換算的。

夢想與現實的辯證

跟多數喜歡籃球的人一樣，我也夢想過成為中華隊、夢想過NBA，只是最後並沒有成功。不過正也是因為我沒有成為中華隊、沒有踏上NBA，我的故事才足以代表著那麼多和我相同

的純真心靈。很多人會說夢想歸夢想，真正的人生還是要現實一點，但我想這些人都誤解夢想的意義了。「夢想」對我來說並不是與「現實」相對的東西，因為夢想的價值最終不會被現實所決定。「夢想」對我來說是：即使你知道最後不會成功，你仍然願意為了它辛苦，卻還是樂此不疲的事情。

本文獻給所有正在逐夢的年輕運動員，以及那些曾經為了籃球夢奉獻青春、如今已塵封球鞋的你、我、他。我們都一樣，因為夢想而遇見了生命的美麗時刻。